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吴三桂演义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吴三桂演义

著者：〔清〕佚名

缩编：陈书强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幘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《吴三桂演义》是一本记述较为详实的历史演义。在本书中，作者着力刻画叙述了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动荡的史实。吴三桂本是明朝的封疆大吏，荣华富贵之极，然而在李自成进京及清军入关之际，为了个人的名利，不顾廉耻背弃国家，投入清廷的怀抱。又因其带兵镇压和平乱起义军有功，而封侯晋藩，朝廷的恩宠甚佳。但其不思图报朝恩，却致力于图谋建立自己的王朝，以致朝廷不满欲削其藩。孰知其率先制人，发动叛乱，借反清复明的幌子建立大周王朝，意欲与满清朝廷抗衡，但终因个人骄奢淫逸，涂炭生灵，敛赋严重，而致民心背叛，军力削弱，最后被清廷镇压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在描述战争场面的同时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乱带给人民的巨大痛苦和损失。因本书作于清代，行文时有偏颇与局限，时代痕迹较重，缩写时作了力所能及的处理。

吴三桂，表字长白，辽东人。其父吴襄，表字赞墀，生有勇力，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，因吴襄差办战马有功被保升为千总。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二十万伐满洲，大兵溃于抚顺，人马俱尽，惟吴襄于败后劫回满洲战马三百匹，以功荐为副将。那时，吴三桂年已二十有余，吴襄因为受文臣轻视，遂谓三桂道：“为父幼不读书，只以勇力，且蒙将军李成梁，受知于相马。自李将军歿后，好像冰山已倒一般。若非朝廷明见，此官已不能自保。吾儿不宜承习父业，宜弃武就文，或得志奋云霄，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。”吴三桂听了，笑道：“父言差矣！方今国家多事，文臣不识时务，只欺饰朝廷。如燕巢危幕，自图苟安，没有变乱，吾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？吾父任他揶揄，

休要与他计较。他日时来运至，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。”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，觉实有道理，且亦志气不凡，心中甚为欢悦。

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，讲求战术。及崇祯帝即位，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，遂决意奖励武功，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，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。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，便告知父亲吴襄，往应武举。到了录闈之日，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。及至放榜之后，居首的正是吴三桂。于是三桂往拜董其昌，认为师生之谊。又因提督京营吴襄应有个荫袭，董其昌更为奏保，便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。

适逢朝廷命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，筹防边备，董其昌便向毛文龙力荐吴三桂。时三桂正被蜚言冷语，以自己得人情获选，又以承父荫得官。正待自展其能，一雪其耻，闻得毛文龙邀自己出关，便欣然而往，即领父书往谒毛文龙。本来毛军中已是兵精将勇，适得三桂，更如虎添翼。毛文龙遂选吴三桂、尚之信、孔有德、耿仲明为四大骁将，即领本部人马先抵辽西。观察地形之后，便令孔、耿、尚、吴等总兵分领本部，大兴土石，经营皮岛。后来毛文龙在皮岛数年，敌人不敢犯境，即稍有扰乱，都被毛帅平定。

时朝臣多有谗奏毛文龙，久拥边兵，威福自恣，好挑兵衅，实为可虑。崇祯帝即位不久，本知文龙为国家柱石，奈朝臣每奏于前，便下了一道谕旨，授袁崇焕为督师，与毛文龙妥协办理。时崇焕听了各人言语，觉谓文龙宜杀的十居其九，便决意除去文龙，即传令以阅兵为名，泛舟皮岛。

话说袁崇焕到了皮岛之后，即着手查办了毛文龙，将其斩首，又恐激兵军心，便令厚葬文龙尸首。然文龙手下几员健将，如吴三桂、耿仲明、尚之信、白遇道、曹变蛟五人，见主将已经被杀，自己恐难免罪，都互相计议欲投建州，以保身命。恰逢三桂母舅祖大寿已经投奔建州去了，三桂便谓众人道：“诸君如同意，可暂往依之，然后以吾辈之志函告京中故旧，为后来地步，诸公以为然否？”各人听得，无不赞成。遂歃血为誓，彼此共如手足，不得相背。便由三桂挥函入京，告知董其昌及父亲吴襄，即各弃兵符，同奔建州而去。

朝廷得知祖大寿等降满洲颇为震惊，便以国书到建州索还五将。由于董其昌、吴襄替三桂照料，不特不杀三桂等，也派令各驻重镇，便以吴三桂为总戎，出镇宁远。吴三桂亦感朝恩，拜表入朝，请进京陛见。时国中皆仰其声势，及接得

诏命入京陛见，即安排起程。三桂的名声便妇孺震动，无不以纳交三桂为荣。单表国丈田畹，仗着女儿是个西宫皇娘，也晋爵开藩，且在崇祯帝之前，计从言听。其有一名歌姬圆圆本与三桂有一面之缘，适逢藩府家人说起三桂在关外数年，曾经数十战，多负勋劳，实为国家柱石。圆圆听在心上，更为倾倒。恰那夜侍于田畹之旁，听得田畹为日后发愁，便献计于田畹要他结交三桂，日后为藩府效力。田畹于是听从圆圆之计，复准备华筵女乐，请三桂到藩府中饮宴。

吴三桂自忖与田畹并无往来，何以一旦如此殷情？但他是当时国戚，声势尊崇，也不好却意，当即领诺，仍复左思右想，以为田畹必然有所求也。又猛想起从前玉峰歌伎沅姬已被田畹以千金聘取府中，我此时若到田府，或侥幸可能一见。且闻田氏藩府中女乐甚盛，沅姬必在其列，不患不能相见也。想到此处，更忻然而往。巴不得快到夜分，即带了随从，装束得人才出众，乘了一匹骏马，亲到藩府中。

田畹早已俟候。迎接到厅子上，颇有女乐陈列。田、吴二人即分宾主而坐。吴三桂一面与田畹周旋寒暄，一面又偷视女乐中，惟看不见沅姬，心中甚是不乐，故只是以酒浇愁。田畹不知其意，

只是殷勤劝酒，三桂乃乘着酒意向田畹索求圆圆清歌一曲。田畹此时心中方知三桂欲得圆圆，不觉大怒。转念千方百计以求纳交于他，何忍因此小事遂生意见。便故笑对三桂道：“只怕将军已醉，即有霓裳羽衣之曲，亦不能入耳。请待明宵再醉，当命圆圆献技，以娱将军。将军意为何如？”吴三桂不胜之喜，即兴辞而去。

且说田畹回进后苑，见了圆圆，力述吴三桂气概。惟话间总带些不悦之色。圆圆问得其故后，乃谓田畹道：“似此亦属狂妄，但国丈上为国家，下为藩府，欲得千秋万岁，永远保全，何靳此一曲新歌？且既已应允，不宜反悔。若是不然，非国丈之福。”田畹亦以此说为然。因既应允，明宵再请他到府，决不能失信，只令家人安排酒席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晚上，吴三桂复换一副装束，焕然一新，像一个锦绣少年一般，复乘马过田府来。田畹亦已预备迎接。圆圆已装束停当，忽闻田畹传唤自己，吴三桂已气象不同，圆圆便细移莲步，轻款而出，向吴三桂深深一揖。吴三桂一面举手相让，却移过身来看那圆圆，但见她生得：

眼如秋水一泓，眉似春山八字。面不脂而桃花飞，腰不弯而杨柳舞。盘龙髻好，衬来两鬓花

香；落雁容娇，掷下半天风韵。衣衫飘曳，香风则习习怡人；裙带轻拖，响铃则叮叮入韵。低垂粉颈，羞态翩翩；乍启朱唇，娇声滴滴。若非洛水仙姬下降，定疑巫山神女归来。

吴三桂看罢，觉得她的艳名真也闻名不如见面，便向田畹面前极力夸奖一番。田畹便令圆圆坐在一旁唱曲。早有侍女拿过琵琶来，圆圆接着，便舒玉腕，展珠喉，把琵琶一拨，即唱了开来。吴三桂听了，觉似莺声婉转，燕语呢喃，沁人心脾。情不自禁，乃乘着酒意说道：“惜乎相见晚矣。”说罢自悔失言，徐向田畹道：“不敢再劳陈美人，就此请回绣阁。”田畹也大为不满，但不敢发作，且以老耄之年，富贵已极，只欲保泰持盈，对祸福也最为注念。知三桂之意不得便不休，遂慨然道：“将军既如此眷爱，老夫也不敢吝惜。此女能侍将军，当胜在老夫处，惟望将军善视之。”吴三桂立即称谢，田畹便令圆圆出来，随三桂去。圆圆心中大喜，惟故作愁容，缓步而去。田畹看了，又有些不舍之意。圆圆只向田畹一揖作辞，便行出门。吴三桂亦相继而出。田畹只叹息一声，便回后堂去了。

大宗伯董其昌得知三桂之事后，恐其为美色而易心志，便为书责三桂。三桂颇服董其昌，得

其书颇有悔意，惟欲舍不下圆圆，遂让圆圆回书一封。董其昌得书，知吴三桂无割舍圆圆之意，便为书告知吴襄，力言三桂不应索取圆圆，并言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使吴襄劝诫三桂，使以国事为重。吴襄得书，便召三桂及圆圆，意欲遣送回田府。孰知圆圆善于词令，答话间大有条理，尤有志气，吴襄反为大喜。但终虑三桂迷恋女色，致误国事，乃留圆圆使与自己妻妾及子媳同居，不欲三桂携带至镇。三桂无可如何，故虽至出京之期，犹徘徊不愿赴镇。正是：

古闻重色能倾国，今为痴情欲弃官。

无奈朝廷谕旨，以边防紧要，着吴三桂速从出关，三桂总是左推右挡。吴襄即责他道：“吾儿任大责重，方今边防紧要，吾儿岂可玩视？倘再抗旨，是不欲生也。”三桂低头不语，即行具奏，报明出京日期。圆圆即置酒与其解闷。不觉光阴已过，那日已届出京之期，圆圆便与三桂饯别。圆圆即把盏道：“将军此去，不知何时再会？愿将军努力边事，以成功名。妾缘分浅薄，不能随侍将军，愿将军自重。”说罢不禁泪下。三桂说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青山不老，绿水常存。此后何患不能相会？今爱卿如此，反令人神伤。请稍节忧愁，顾重玉体。”圆圆道：“妾在此间安乐，不劳将军

费心。”吴三桂便接过圆圆手中玉盏，一饮而尽。此时三桂与圆圆互道话别，依依不舍。那时候随三桂起程的已环集门前，不觉日已向午。三桂还未出，吴襄已使人过来催促。三桂实乃不愿，便欲明日起程。吴襄大惊道：“吾儿何出此言？既已奏明今天起程，万不容缓，迟则欺君，明日弹劾者至矣。”吴三桂不得已，始上马而行。一路有亲随护着，直出京门。

二

且说那袁崇焕，自斩毛文龙之后，皮岛不复置帅，守卫自然空虚。敌人且不免常常窥伺，运师劳饷，岁颇不貲。明廷以库款奇穷，无可应付，便檄令各省每岁增缴防辽饷项，岁费数百万，犹求征不竭。各省供解稍缓，即军饷不足，军士诸多怨言。因此边关将土官吏，皆以毛文龙在日，东

至旅顺，西至登莱，皆为海岛互市，商贾往来，货物辐辏，税饷大增，就以税饷作军粮，故士马皆得腾饱，使敌人不敢正视。况毛帅在日，防兵数倍于今日，尚且饷项无虑，今防兵较前已减少许多，犹复粮草时时告竭，以此之故，皆怨袁崇焕。于是各将议行进京控发，以伸不平之气。袁崇焕平日颇尚节风，本与逆阉并无往来，惟因性情凌厉，以故同僚多嫉之。及边关将弁入京，谋参崇焕，便以声气应投，无不首肯。科道中便有多人参劾袁崇焕，以私意擅杀毛文龙，苛待属员，克扣军饷，废弛边备，种种罪名不可胜数。自这参折既上，京中大为震动。崇祯听得大为震怒，速下部议。

当时凡京中大员，惟大司马洪承畴、大宗伯董其昌稍知为国爱才，可为袁崇焕挽救。惟当时洪承畴方督师湖广，不在京中，只有董其昌一人，听得袁崇焕被劾交议，即叹道：“崇焕杀文龙诚属太过，惟崇焕亦是不可多得之才，若一并去之，是自折其臂也。”遂上表力保崇焕谓：“东北管钥赖袁崇焕保守。既失文龙，又失崇焕，非计之得也。”时诸大臣欲排去袁崇焕，皆列章交保洪承畴。崇祯帝便调洪承畴迅速入京。承畴不知有何要政，即驰驿回到京里。崇祯帝独问防辽之计，洪承畴即

呈防辽十策。崇祯大喜，即以洪承畴督师蓟辽，并任蓟辽总督。另降旨将袁崇焕解京逮问，令承畴即行赴任。承畴本欲与董其昌共保崇焕，惟袁崇焕闻解京逮问之旨，已慷慨请行。崇祯帝便令洪承畴速赴新任。承畴不得已，即赴蓟辽总督之任。

自袁崇焕抵京之后，即逮刑部狱中。崇祯帝令三法司将袁崇焕勘问。时三法司钱龙锡当时诸事，多不满于舆论，一来疑崇焕罪在不赦，二来又欲证成此狱，以博回直声，故讯审时像与崇焕对质一般，只有诘驳，并无回护。即与三法司覆奏时，亦只有加多，并无减少。崇祯帝览奏大怒，遂定崇焕死罪，并追恤毛文龙。及大狱既定，崇焕既死，京中多为称冤。后人诗赞道：

当年岭表产英奇，大厦凭他一木支。

剑佩上方寒悍将，麾扬边外奋雄师。

胸中块垒难容物，眼底人才合让谁？

若使天教遗一老，山河那得付双儿？

自袁崇焕被杀，边帅都不免畏惧。以崇焕之死无人挽救，故苟无内援，多不愿出任疆吏。及洪承畴既抵蓟辽总督之任，一来自以形势未熟，仍倚辽边旧将为辅助。如祖大寿、祖大乐等皆委以重镇；二来因当辽事日亟，多有不敢出关，除了旧将，亦无能员可用，惟有勉励旧将，竭力边防。

只是军人久戍边地，日久疲玩，难资得力。故敌人益加窥伺，边患愈深。偏事有凑巧，当时大河南北各省连年荒旱，饥馑洊至，民不聊生。地方官吏以辽饷紧急，虽遇荒年不肯减免粮税，以致百姓流离，饿殍相属于道。于是一些贫民以饥寒交迫，不免相率为盗，以至燕齐秦晋一带盗贼蜂起。其中一人为千古以来流寇所未有。除了唐末黄巢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住，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。你道那人是谁，就是姓李名闯，又名李自成的。他本贯陕西省延安府米脂人氏。因父母晚年得子，对他溺爱既甚，凡事皆阿其所好，恐失儿子之意，自然把李闯的性子弄坏了。待他到了十七岁那年，父母先后病故，李闯更无拘束，越加挥霍起来，不上一二年间便把所有田产又变卖清楚，无所依靠了。到这时不免寻亲靠友，或东家食，或西家宿，似沿门托钵一般。

那日却有凑巧，遇着一位姓邓的，唤士良，平日与李闯父亲交情深厚，怜悯他的落魄，便让他暂回家住下，日后替他谋条生路。恰邓士良家附近有一个名叫周清的铁匠，仗着年年勤俭，也积得些小资财。膝下又无儿子，因上了几岁年纪，正欲寻个人帮理自己生意。邓士良便荐李闯到他处。周清见他生得身材高大，体貌雄壮，也有些气力，

却十分欢喜，又因邓士良荐来，自然没有不允。李闯看见周清有点家财，又无儿子，便认周清夫妇为爹娘，博得二位的欢心。不上二年，周清夫妇先后病歿，店面全由李闯管理，他先前的本性便又恢复了。又摆回从前的架子，交朋结友，尽情地挥霍，终日集一班闲汉，在他打铁店里胡闹。那时正值国中大乱，秦晋两河一带盗贼纷起，李闯不免有些雄心。便和平日知己商量，暗中打成军装器械，先藏好了，待机会一至，即行起事。已非一日，已打造军械不少。李闯即对各人道：“现在军械已有，但一来没有粮草，二来没有人做军师，替我们谋事，也是枉然。”手下牛金星便向他举荐秀才李岩。

李岩亦是米脂县人，为人有些慈祥，家道又颇殷实，常周济于乡人。且他是个举门秀士，在乡中亦算一个小小绅士。恰时正值荒年，穷民流离，相属于道。李岩心殊不忍，即稟具县令，求县令开仓赈济。孰知县令不加以理睬，他便把家中所有财产一概发放出来，尽充饥饭。那时饥民又多，只李岩一个人的家资，济得甚事？竟似杯水车薪，难已遍及。因此众人便怒在县令身上，便都拥至县令衙门求赈。县令待饥民散后，便详稟上司，说李岩聚众谋乱，要拿李岩到案，审讯治